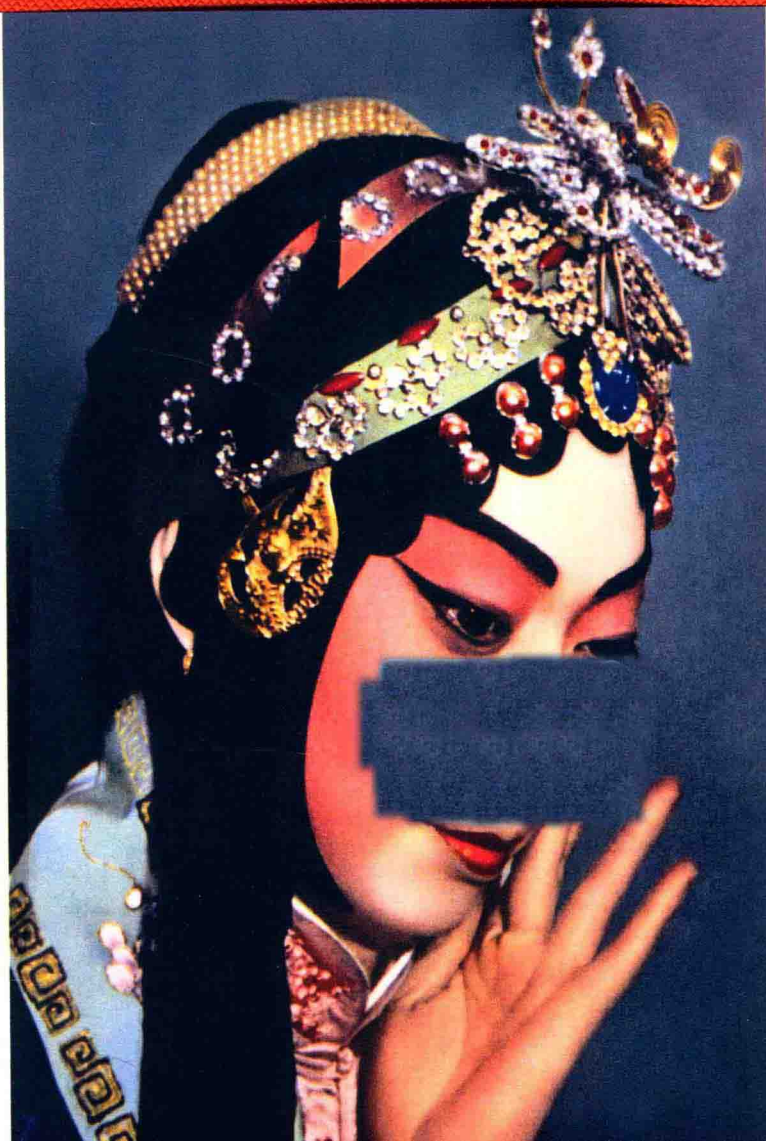


梅兰芳 著

舞台生活四十年

梅兰芳回忆录



他（梅兰芳）之为人不但谦和，且极讲信用而仁慈，又自爱而讲气节。——齐如山

艺术是个奇异之物，有些人与事，可谓『空前绝后』，比如李白的诗，司马迁的文，王羲之的『快雪时晴』真迹，还有梅兰芳的戏。梅兰芳是个天才，身上有仙气，其表演乍看『无特征』，却成为中国舞台艺术之范本。光凭天分成不了大气候，看看这本『四十年』，你就全明白了。——章诒和

舞台生活四十年

梅兰芳回忆录

(下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舞台生活四十年：梅兰芳回忆录 / 梅兰芳著. 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7.1

(传记文库)

ISBN 978-7-5133-2341-3

I. ①舞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梅兰芳(1894-1961) —回忆录 IV. 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44206 号



传记文库

舞台生活四十年：梅兰芳回忆录

梅兰芳 著

策 划：彭明哲

责任编辑：杨英瑜

特约编辑：孙立英

责任印制：李珊珊

装帧设计：阳洪燕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：谢 刚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：010-88310888

传 真：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：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：660mm×970mm 1/16

印 张：55.5

字 数：767千字

版 次：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33-2341-3

定 价：98.00元（全二册）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集

第一章	远东饭店的谈话·····	3
第二章	梅家旧事·····	6
一	会见了秦家姑母 ·····	6
二	祖母的回忆 ·····	11
三	关于四喜班 ·····	16
四	“焚券”与“赎当” ·····	19
第三章	幼年学艺的过程·····	22
一	开蒙老师吴菱仙 ·····	22
二	开始了舞台生活 ·····	25
三	杨三绝艺 ·····	27
四	跷 工 ·····	31
五	武 工 ·····	32
六	从路三宝学“醉酒” ·····	35
七	看 戏 ·····	37

第四章	回忆四十年前的剧场·····	42
一	广和楼旧景·····	42
二	幼年的伙伴·····	45
三	骡车·····	46
四	跑马与赛车·····	49
五	“行戏”·····	50
第五章	一个历史最悠久的科班·····	52
一	富连成的前身——喜连成·····	52
二	富连成·····	55
三	叶春善的办学精神·····	58
第六章	养 鸽·····	65
第七章	重演《金山寺》《断桥》·····	70
第八章	最早青衣新腔·····	84
一	《玉堂春》·····	84
二	孙春山，胡喜禄，陈宝云·····	91
第九章	多方面的学习·····	97
一	请教过的几位师友·····	97
二	二本《虹霓关》·····	99
三	《汾河湾》·····	109
四	《樊江关》·····	112
五	《儿女英雄传》·····	113
第十章	一个重要的关键·····	116
一	第一次到了上海·····	116
二	杨家堂会·····	118
三	第一天的打泡戏·····	120
四	《穆柯寨》·····	125
五	《枪挑穆天王》·····	131

六 关于上海戏馆的种种	134
七 《宇宙锋》	138
八 《游园惊梦》	152
九 离沪之前	170
第十一章 回北京搭班的经过	177
一 鞭子巷三条	177
二 搭班“翊文社”	183
三 赶 场	184
四 与谭鑫培合演《四郎探母》	187
五 “翊文社”的老伙伴	189

第二集

第一章 时装新戏的初试	197
一 《孽海波澜》	197
二 戒坛寺	202
第二章 第二次到上海	206
一 《女起解》	206
二 《五花洞》	212
三 《贵妃醉酒》	214
四 结束了上海的演出	231
五 改搭双庆社	233
第三章 十八个月中的工作概况	236
一 我怎样排新戏	236
二 《牢狱鸳鸯》	238
三 时装新戏——《宦海潮》《邓霞姑》《一缕麻》	248
四 古装戏的尝试——《嫦娥奔月》	261

五	初演红楼戏——《黛玉葬花》	271
六	另一位排红楼戏的	280
七	回忆南通	282
八	台上的“错儿”	284
九	牵牛花	288
十	《千金一笑》	293
十一	昆曲和弋腔的梗概	298
十二	《思凡》	312
十三	《春香闹学》	327
十四	《佳期》《拷红》	331
十五	《风筝误》	335
第四章	第三次到上海	339
一	从上海到杭州	339
二	演员病不得	341
第五章	桐馨社	351
一	杨小楼的师承	351
二	《木兰从军》	361
三	《春秋配》	376
第六章	新武汉	382
一	第五次到汉口	382
二	楚 剧	387
三	汉 剧	389
四	后台的两件事情	402
五	《抗金兵》	404
六	离汉之前	416
七	老艺人的爱国热情	419
第七章	春合社	423

第三集

第一章 《奇双会》·····	439
一 第三次入“双庆社”·····	439
二 《哭监》·····	440
三 《写状》·····	445
四 《三拉》·····	456
第二章 从绘画谈到《天女散花》·····	463
一 学 画·····	463
二 绘画和舞台艺术·····	472
三 《天女散花》·····	479
四 吉祥园初演《天女散花》·····	494
五 武戏文唱，文戏武唱·····	499
六 在上海重演《天女散花》·····	505
第三章 《童女斩蛇》·····	512
一 为破除迷信编演新戏·····	512
二 新戏比旧戏更受欢迎·····	516
三 《童女斩蛇》的场次·····	518
四 最后一出时装新戏·····	527
五 与陈彦衡谈创造新腔·····	530
第四章 我和余叔岩合作时期·····	540
一 余叔岩的家世·····	540
二 我和谭、余的交往·····	547
三 善于学习，人皆可师·····	555
四 继承谭派的雄心大志·····	564
五 与余叔岩初排《梅龙镇》·····	568
六 再排演《打渔杀家》·····	577

第五章 与杨小楼合作时期·····	594
一 合组“崇林社”·····	594
二 合演《回荆州》·····	598
三 《金山寺》的双剑·····	599
四 荒诞的《六五花洞》·····	601
五 合作中演出最多的《长坂坡》·····	602
六 《长坂坡》中的高妙手法·····	604
七 我最爱演的一场戏——《掩井》·····	607
第六章 《霸王别姬》的编演·····	612
一 第一次演出时的情况·····	613
二 霸王的垓下之歌·····	617
三 虞姬的舞剑·····	620
四 我心目中的杨小楼·····	628
第七章 “承华社”时期·····	635
一 “承华社”当时使用的一个新型剧场·····	635
二 从“承华社”初期的堂会戏谈到各种戏台·····	637
三 “承华社”在真光剧场排演《西施》·····	649
四 “承华社”在开明剧场·····	653
后 记·····	673
附录一 东游记·····	675
附录二 梅兰芳生平年表简编·····	745
附录三 梅兰芳传记资料知见录·····	762

第四章 第三次到上海

一 从上海到杭州

“上面是我在民国四年的初春到民国五年的秋末，这十八个月中间的工作概况。那年的秋天，许少卿又来约我们南下表演。这次邀的角色，除了我跟凤二爷之外，演员方面加入姜妙香、姚玉芙二人。场面方面也加上了给我打鼓的何斌奎，吹笛的陈嘉梁。我们这些人在十月初来到上海。我跟凤二爷仍旧住在平安街平安里许少卿的家里。演出的地点可不同了。许少卿嫌丹桂第一台座位太少，改在二马路的天蟾舞台（后来由永安公司收买过去，也把它翻盖为商场）。当时上海的各戏馆子，恐怕要算它最大，场内楼上下可以容纳三千多个观众。

“这是我第三次来上海，唱的日子最多。从旧历十月六日到十一月二十四日，一口气连唱四十五天。等我们上杭州去唱了一个短期回来，十二月十一日起，又在天蟾先演四天义务戏，再给许少卿唱了九天营业戏，这才赶着回家过年的。

“我第一天的打泡戏，还是《彩楼配》。唱过七天的老戏，就把我在十八个月里边所排的古装、时装新戏，还有新排的穿旧戏装的戏，再加

上昆曲，陆续贴演，倒是很受观众的欢迎。尤其是《嫦娥奔月》和《黛玉葬花》，这两出戏的叫座能力最大。由于他们口头上的宣传，力量也不小，差不离天天满座，常常拉铁门，把个许老板高兴得心花怒放，笑口常开。这样地唱了一个来月，杭州第一舞台请陈嘉璘来跟他的哥哥嘉梁联络，想邀我们去表演。我们这些从北方来的演员，还没有到过杭州，借此逛逛西湖名胜，谁都愿意去的。所以经过一度很顺利的接洽，再跟许少卿打了一个招呼，我们就往杭州去了。下了车住在城站旅馆，跟戏馆子相离不远，往返便利，双方一切联络也很容易。只是凤二爷一个人住在他的老朋友张伯歧的家里。这次说明是短期表演，老戏唱的机会很少，所唱的大概都是古装、昆剧、刀马旦这三类的戏。不例外的也是《奔月》和《葬花》最受欢迎。

“在杭州要逛西湖是再省事也没有了，只要坐洋车到‘旗下营’的码头上，雇一只小船，一会儿已经是身在湖中了。我们择名胜的地方，上岸游览一番。在三潭印月吃到了西湖藕粉，孤山喝着龙井茶，楼外楼尝到了久已闻名的醋熘鱼。这都在我们到杭州的第三天，犹如走马看花一般，去认识了一趟西湖的面目。过了几天，大家又发起要去逛山，我对这个提议，自然不会反对的。不过气候是相当的冷，西北风刮得厉害，满天的彤云密布，怕要下雪。我考虑了一下，还是不去逛的妥当。隔夜就对他们说：‘我情愿放弃权利，明天不参加你们的逛山团体了。’

“第二天的清早，四顶小轿从旅馆出发，里面坐的是姜妙香、姚玉芙、茹莱卿、许伯明四位。杭州是许先生的故乡，比较熟悉，请他做向导是很合宜的。等我起来对窗外一望，早就扯絮搓棉地下起大雪来。我想今天可正让他们逛着了，山上的雪景，不是随时看得到的，这种机会错过了，不免有点可惜。傍晚他们回来，进门全嚷着好冷，一个个掸雪换鞋。看样子外面跟屋里的温度，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我对他们说：‘我太谨慎了，错过今天这个机会，实在可惜。你们怎么逛的，讲些我听听。’姜六爷逛得最有劲，兴冲冲地先说：‘今儿看的风景太美了！我们坐了轿子，出清波

门先逛云栖，一路上满山都是竹林，轿子就在这万竿丛中穿过去，天上飘着一片片的雪花，一阵阵的清香，沁人脾胃，简直就如人在画里，这种滋味太好了。’许先生插嘴说：‘妙香是第一次逛杭州的山，走在半道上，他会冒着风雪，下了轿子，一边走着，一边手舞足蹈地大声叫好。一半也是他会画画，今天要数他的游兴最好了。’姜六爷接着又说：‘许先生请我们在云栖吃过午饭，上了北高峰，居高临下，全湖在目，再加上这一片玉琢银装，胸襟顿时觉得开朗，痛快极了。中间我们还逛了龙井、三天竺、韬光。最后又到玉泉观鱼。总之到一处有一处的景致，看一处有一处的气派。虽然限于时间，也只能是走马看花。可是像我们生长在北方的人，看到这种天然的图画，真舍不得走开呢，可惜您没有同去看看。’我听说他这样津津有味，正在后悔自己没有去逛。忽然觉得他的嗓音不对，我就问他：‘六哥，我听您说话，怎么嗓子好像有点哑？’他马上就喊了一声嗓子，可不是，果然哑了。他也是一个对于业务最肯负责的人，显得很着急地说：‘这一下可逛大发了，到台上出了乱子，这怎么办呢。’我赶快安慰他：‘好在今天晚上是《穆柯寨》，杨宗保的唱儿不多，到台上如果实在哑得厉害，您就不用起唱了。’他说：‘这哪儿行呢！’我说：‘您别着急，先回屋子休息一会儿，咱们临时再看情形。’等我们到了后台，我问他怎么样了，他说：‘你听，比刚才更哑得厉害。’我们就商量了一个救急的办法，把杨宗保被擒后的四句摇板，免了不唱，改为由我叫起来唱，居然渡过了这重难关。一连两三天，他的嗓子还没有恢复，《黛玉葬花》和《千金一笑》都用这种办法对付过去的。”

二 演员病不得

“姜六爷的一生，可说没有什么嗜好，他对业务向来认真，本界对他的外号都管他叫‘圣人’。这次‘圣人’逛山，一时大意走出轿子，贪看了一点云栖道上难得遇到的雪景，就会把嗓子吹哑了。这件事深深地教训

了我，使我更了解做一个戏剧工作者，在演出期间，对自己的健康要格外注意，就连日常的生活也应该由自己来加以严肃地管束。那天幸而我没参加，姜六爷的毛病要搁在我的身上，这问题就大发了。譬如一出《葬花》，林黛玉一句不唱，还像出戏吗？台下是准不会答应我的。从前我们在北京是拿戏份，唱一天给一天的钱，有病可以请假。刮风下雨，馆子也可回戏。外码头先就没有回戏的习惯，演员也都是包银制度，合同期内，既不可能停演，唱吧，嗓子哑了，唱不出来，所谓进退两难，精神上够你痛苦的。有些演员出来就想挂头牌、当好角，他们不晓得这里面的甘苦，牌子愈高，责任愈大。现在我随便讲几桩都是我带病上场的故事。

“（一）有一次我在天津贴演《生死恨》。吃完晚饭，到了后台，还好好的一点什么感觉都没有。扮戏以前我照例要喊一两声嗓子。那天只觉得背脊上的一根大筋，受了声带的震动，牵连着非常之痛，有点像是岔气，可比岔气要严重得多。我再高声试着喊一下，不行，简直痛得厉害。玉芙他们在旁边瞧了，很替我着急，幸而嗓音没有变化，喊低音比较好一点。管事的李春林进来催我扮戏说：‘场上的《白蟒台》已经上去了，您该扮了。’我说：‘这个情形怎么能上去呢？’他说：‘您先扮起来，玉芙去请医生了，如果真不行，您再“搥头”，咱们再打别的主意。’我听完了他的话，也只好洗脸准备扮了再说吧。一会儿玉芙果然请了潘经荪大夫来，听我讲完病情，就用听筒在我胸前背后细细检查一遍，潘大夫安慰我说：‘您是风寒入了筋络，不要紧，有办法的，我保险您今天可以上台。’他说完就给我注射了一针德国拜耳药厂出品的‘拿瓦儿金’。他说：‘这种药是专治因受风寒而得的神经痛，打下去一定有效的。’这时候奚啸伯的《白蟒台》快完了，李春林进来过两回，虽然不跟我说话，但是紧张的情绪，也不仅是春林一个人，早在他们那种故作镇定的神态里面透露出来了。我也只顾忙我的扮戏，大约又隔了十分钟光景，我轻轻地喊了一声，居然不觉得痛，跟着使劲再喊一声高音，也好了一点。这一下我的精神顿时就振作起来，一口气把这出《生死恨》唱完，唱到二黄一段，已然恢复了正

常。这位潘大夫始终不离开后台，随时照顾着我，这种负责的精神，真是使人感动。唱完了回想起刚才那一幕紧张的镜头，倒真有点不寒而栗，倘若找不到大夫，或是有了大夫，没有这类药品，到时候勉强上台，那就不定要出什么岔子了。

“(二) 第三次来上海，就是在去杭州的前几天，我正扮着戏，发现脸上长了一个粉刺，我随手把它挤破了，照样拍粉上妆，也没有理会它。谁知道第二天脸上肿了起来，医生来看了说：‘这是肌肉里面进去脏东西的缘故。’我这才想起昨天挤破的那个粉刺，准是它在作怪。因为我们化妆用的粉，含着铅质，是有毒素的，我挤破了就拍上去，所以很快地发作出来了。这一点小毛病，算不了什么，可是生在一个演员的脸上，而且正是在他的演出期间，就成了很大的问题了。当晚我偏偏贴的是《玉堂春》，苏三要跪在台口，唱很久的时间，台下前几排的观众，很清楚地看到我的脸上肿成这个样子，让他们起一种不愉快的心情，是万万不能这样做的。你别瞧问题虽小，当时怎么应付，的确使我的精神上大感痛苦。最后我才想出一个主意，把《玉堂春》改演《风筝误》，我扮的那个俊小姐，不是常用扇子遮住脸的吗？我就可以借这把扇子来躲闪我脸上的毛病。馆子方面听我带病出台，并不影响他的营业，自然同意我的主张。《玉堂春》的戏单早就印好了，上一天晚上已经发出了许多，许少卿马上改印一批《风筝误》的戏单，那晚居然让我对付过去，台下也并不注意我改戏的内情，这两张戏单我至今还保存着，留作纪念。

“(三) 过了八九年，也是在上海演出（那次是和言菊朋同来的，有陈彦衡替他操琴），有一天正要上馆子，临时发觉我的左眼瞳仁起了一个白点，不但痛得难受，眼白也全红了。一位朋友马上介绍一位眼科专家，是个俄国大夫。他检查完了对我说：‘你的眼睛，不是一两天可以好的，应当休息才对。’我的答复是说：‘我跟戏院订有契约关系，不能中途辍演的。’他沉思了一下，又说：‘那只有想个临时救急的办法了。’他就替我敷上两种药，并且加以说明：‘这两种药的效力，一种是把瞳孔放大，一

种是去眼白上的红丝的，可以保持到二三小时，药性过去，病态还要恢复的，这不过是治标的方法。’等我到后台扮上戏，果然白点没有了，眼白也不红了。一连几天，都是在到后台以前，先请医生给我敷药，同时服药打针，标本兼治，才慢慢地好了。

“（四）回戏的风气，过去在北京是普遍流行的。大半是遇着刮风下雪，恐怕座儿不好，戏馆方面，常把预告的戏回掉不唱。其实这是不应该的。观众事先不知道你回戏，冒着风雪，老远赶来听戏，结果是白跑一趟，还要再冒风雪回去，这不是欺骗观众吗！所以我在北京这些年，只要贴出我的戏码，不管刮多大的风，下多大的雪，明知卖座不会好，也决不让馆子随便回戏。南方就没有这种习惯。两年前我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唱期间，曾经因病倒是破例回了一天戏。事情是这样的：我跟天蟾规定是唱一个月，唱到二十几天，有一晚上，忽然肚子大疼，跟着腹泻了许多遍，俗语有句叫‘好汉搁不住三泡稀’，这话一点不错，的确谁都怕闹肚子。我拉到天亮，已经疲乏得支持不住了。我想过去我没有回过戏，而且最反对这种对观众不负责任的举动，可是今晚的演出，恐怕要成问题了。赶快先请医生来看了再说，他告诉我还有热度，幸亏并不太高，给我打针吃药，忙了一阵。我又把病情通知前台经理，前后台都有人来慰问我，让我安心养病，馆子决计暂时停锣。今晚回戏的消息，已经一方面送交晚报披露，一方面又在广播里报告，尽量想法避免观众的徒劳往返。我当然很感谢他们种种周密的照顾。到了下午总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第二天病势已退，只是两腿无力。经我再三考虑，决定通知天蟾，继续登台。大家都来劝我再多休养两天，我觉得这有限的几天戏，不如咬咬牙把它结束完了，免得老拖着让馆子方面坐耗开支，多受意外的损失，同时我自己也能踏踏实实地安心养病。如果戏不完，心不定，病是养不好的。我承认病后头两天出场，实在是勉强得很，两只脚还是轻飘飘的，走路就跟踩在棉花堆上似的，总算是侥幸对付着唱完这几天戏，整整养了一个来月，才恢复了我的健康。

“讲起我的肠胃病，由来已久。远在三十年前，我到日本表演时候，有一次他们请我拍《廉锦枫》和《虹霓关》的《对枪》两幕电影，我那时的经验不够，足足累了一天。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忙着工作，也没有顾到吃饭。拍完了，就请我吃他们的‘鸡素烧’。因为饿极了，不免吃过了量。等睡到半夜醒来不好了，肠胃里大大地不答应我。始而胃里闷涨难受，继而满腹疼痛，同时还有高度的寒热。医生今井先生来看了说是吃坏的，经他日夜不离地给我调治了一个月才好的。最严重的是得病那两天，终日昏迷，简直不省人事，情势是相当可怕的。

“吃一顿饭，何至于就会病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呢，事后经我仔细地推究，原来‘鸡素烧’的吃法，跟我们的烤牛肉不同，他们是用牛肉、鸡肉、粉条……放在油锅里现炸了吃的。喜欢吃得嫩的，半生不熟就咽下去了。当时不觉得，饿了只管多吃，吃完就会口渴，再喝下大量的茶水，这些牛肉、粉条膨胀开来，把胃撑得很大，消化的机能自然就失去了效用，才造成这样严重的症候。这次的教训告诉我，越是饿得厉害，越不能吃得太饱，太油腻更不宜多吃的。饮食方面的常识，比较多了一点，我的肠胃病从此就种下病根了。

（按）我再补充一件梅先生带病上场的故事。这是发生在一九三七年的二月间，他正在南京大华电影院演出期间，我的弟弟源来也在南京，看到了回来告诉我的。他说：“有一个星期日的白天戏，梅剧团贴演全本《红鬃烈马》，梅先生照例是唱《武家坡》带《大登殿》。头天晚上，他睡的屋里水汀的温度太高，第二天起来就觉得嗓子不痛快。吃完午饭，更是哑得厉害。因为白天有戏，不能休养，大家都十分着急。请来一位医生给他打针吃药，还借了一架专治伤风咳嗽的器具，是把药点着了，通过一个玻璃管子，冲着病人的口里喷过来，据说是很有效的。我们就把它带了，提早到了后台，让梅先生按照医生的指示，尝试一下。我看他喷了两回，大约隔着有半小时。我过去轻轻地问他：‘您经过这种治疗方法，嗓子应该松动一点吧？’他

皱着眉，摇摇头对我说：“并不见得松动，可能更锁得厉害了。”说着他就试喊了一声，果然还不见松动，就有人主张回戏。我走到台帘边，对外一望，楼上楼下，黑压压的早就挤得水泄不通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何能回戏呢？场上一出一出地唱过去，快到《赶三关》了。梅先生虽然强自振作地在那里扮戏，从他的精神委顿上看出他的身体是很不舒服的。这时候我才感到好角儿是不容易当的。普通的演员病了，可以请人替代，主要的角色病了，谁也不能代他，就是有人肯代，台下也不会接受的，这叫做骑虎之势，欲罢不能。我也不愿意再逗留在后台，只好抱着沉重的心情，转到前台听戏去了。一会儿奚啸伯的《武家坡》出场，唱完这段西皮原板，照例对后台答话，王宝钏念的那句‘有劳了’，我坐在第六排上，居然听得清楚。跟着倒板过门刚起，我的心房已经跳之不已，情绪的紧张，达于极点了，等到倒板唱完，梅先生仍旧是在满场的掌声中，提着篮子，款步登场。这使我惊讶得有点不相信刚才那句倒板是梅先生唱的。可是后台又有谁能替他唱呢。接下去慢板、二六、快板、摇板，一路顺利地唱完了两出戏。论他今天的嗓子，是比较窄了一点，观众听了却也并不十分注意。我这才知道一个有舞台经验的老艺人，是不可以用普通的尺度来衡量他的艺术的。我赶到后台问他：‘你怎么能唱出声音来的呢？’他说：‘这是我在没有办法之中，临时用的一个急救方法。你听我今儿的嗓子，不是窄了吗？我是用半个嗓子来对付唱的。全凭一股虚劲把它提住了唱，如果劲头用过头一点，马上就能哑不成声。这是假嗓子，怕低不怕高，怕宽不怕窄，我过去也从来没有这样训练过，完全是凑合我今天这条哑嗓子，临时逼出来的。’”

“看了我上面举的几个例子，就知道我们演员在演出期间是最怕生病。有些小毛病，如同脸上肿了，嗓子哑了，如果不要上台的话，本来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。休养两天，不吃药也会好的。可是我们因为还得带了病唱，那就马上发生明的暗的两重困难。明的是今天怎样对付过去，暗的